

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

QINGZHONGGUOGONGCHANDANGCHENGLI90ZHOUNIAN

红色记忆

系列之二

共产党救了俺的命(上)

□记者 张丽娜 通讯员 李红娃 文/图

人生五十知天命。他76岁了,早该看透世事,宠辱不惊,却两度在记者面前号啕大哭:一次是说及父亲冤死惨状的时候;一次是讲起共产党恩情的时候。

何遂周的外貌极像白居易诗作中的卖炭翁:双目浑浊,须发灰白,满面沧桑,衣衫陈旧。

其作为却似陶渊明笔下的隐士:淡泊名利,安贫乐道,默默耕作于一亩田地,一如平凡的老农。

如不是知情人说起,大概

谁也不会想到,这个貌不惊人的老汉,曾是国务院原副总理方毅、洛阳市第一任市长杨少桥的警卫员。解放战争中,他冒着枪林弹雨解救全连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出任李楼公社民兵独立连连长,两次代表河南省参加“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

积极分子代表大会”。

岁月的沉淀使他习惯了缄默,但提起救星共产党,何遂周情难自已:“要是没有毛主席,没有共产党,我这个人早就没啦!我百年以后,坟头一定要挂面党旗,啥时候都不能忘了党的恩情!”



父亲的牌位永远立在何遂周的心头。

1 跟恶霸干上了

何遂周出生于1935年10月30日,洛阳市洛龙区李楼乡人。他的父亲名叫何新太,贫农出身,为人老实,是个热心肠,乡里乡亲若需搭把手,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帮忙。

1947年,陈谢兵团南渡黄河,横扫豫西,新安、孟津等洛阳周边县城获得解放。在这“白区变红区”的过程中,李楼乡李家圪塔村(现更名为向阳村)党组织发动群众当家做主,成立农民协会,选举第一任村

长,何新太光荣当选。

当时村里有个恶霸,会造枪、造子弹,很有些能耐,这家伙一心想当村长。村民们怕他得势后为非作歹,没敢选他,可又不敢得罪他,就选他当了副村长,让他挂个虚衔,配合何新太工作。

不久,党组织指示,号召群众捐献物资,支援前线。李家圪塔村收上来的布匹和粮食都堆放在村务所。村务所就设在副村长家中,因为村里穷,建不起专用办公室,副村长家

院子大,他自愿让出来当临时村务所使用。可这副村长心眼儿歪,他之所以这么主动,其实是想借机私吞这些布匹和粮食。

何新太看出了端倪。他与农会主席李青一商量后,率领群众把东西转移到了村里的火神庙。当晚,上面就来了人,把这批物资转运往前线。

副村长啥也没捞着,恼羞成怒。他把这笔账都记在何新太和李青一的头上,伺机报复。

3 要活命只有参军

宁晋山是老革命,比较有经验。他说让何遂周先回家,他随后带着人去李家圪塔村处理此事。

何遂周回到家中,见亲戚们已经把父亲的尸首抬回来了。回忆起当年那惨不忍睹的一幕,这个76岁的老人捂住脸,像孩子一般号啕大哭:“父亲的尸体被扔进洛河,漂了半天才被捞上来。他的脖子被砍掉了,胸口被刺刀……拉得稀烂……”泪水顺着他的指缝不停地往下流。

为大局着想,宁晋山没有即刻替何遂周报仇,而是先发动群众救济一下何家,买了口薄棺材,装殓一番,埋葬了何新太。在坟头上祭奠完毕,姑姑怕有不测,直接把何遂周领到了她家。

没几天,副村长的儿子带了三四个人,荷枪实弹追踪而至。他们在何遂周的姑姑家的对门住下,预备找机会动手。幸好何遂周的姑姑家是大西村的大家族,族长出面喝止,才赶跑了这群歹人。

但危险依然存在。何遂周说:“姑姑不让我出门,我一天到晚躲在家里。晚上,表哥不敢睡觉,站在屋顶上放哨,怕有人再来害我。”这紧张的气氛压得

何遂周喘不过气来。

咋弄?得寻条活路。姑侄俩反复琢磨:投奔远房亲戚?恐怕会拖累人家;当学徒?不行,还是会被找着……

只有参军,只有寻求党的保护,才能彻底解决安全问题。

姑姑向宁晋山表明了这颗心愿,宁晋山爽快地答应了。他说:“小何这孩子虽然年龄小了一点儿,不过挺机灵,叫他来跟着我吧。”

过了不久,龙门县开大会,宁晋山指着身侧的何遂周告诉众人:“何遂周现在就算参加革命了,他从此就是咱县大队的人了。”

何遂周就此成了宁晋山的手下。宁县长嘱咐他“随侍左右,哪儿都不准去”,何遂周便乖乖地跟着县长,只等他休息“就给他端杯水喝”。

年少的他心里明白,宁晋山限制他的自由,其实是为了保护他。

1948年12月,毛主席发出指示,号召我军官兵“打过长江去,解放全中国”,何遂周追随第四野战军南下闹革命,九死一生。

欲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。

2 父亡子逃

“那天黄昏,副村长叫了一群地痞流氓,掂着长枪来到我家门口,说:‘区里有紧急会议,何新太,你赶快去开会!’接着他们把我父亲架走了。”这是何遂周永生难忘的一幕。当时他才12岁,并未觉察这是他与父亲的最后一面,只是对父亲说:“开完会早点儿回家。”然后他就看着父亲被那伙人捆起双手,推搡着往河滩的方向走。

一个多小时后,何遂周听到河滩那边传来几声枪响,感到十

分害怕。他想问问母亲,可“娘是老婆儿家,啥也不知道”,她只是哆嗦着身子喃喃自语:“这可不是事儿呀……”

未几,门外人声嘈杂,一群人叫骂着冲进何家。何遂周心知不妙,未待母亲吩咐,慌忙钻进后院的一堆麦秸垛里。他听见那些坏蛋拿着刺刀到处乱戳,戳了一阵,没找着人,说了句“跑不了他”,骂骂咧咧地走了。

等到外面安静下来,何遂周才钻出麦秸垛。母子俩战战兢

兢地挨到天亮。母亲说:“看样子,他们是想斩草除根,只想害你,不会害我,你快去你姑姑家避避吧。”

何遂周的姑姑住在邻近的大西村,“姑姑与组织上往来密切,她家是地下党的联络点,比较安全”。何遂周一路小跑赶到姑姑家,把事情讲了一遍。姑姑说:“哎呀,不好,咱得向组织上求救。”说罢,她让何遂周躲在自己家里,起身去找龙门县县长宁晋山。

征稿启事

每个人都有故事,再平凡的人,也有自己难忘的故事。您在生活中经历的那些悲欢离合、喜怒哀乐,那些有趣的、感人的、曲折的、温馨的故事,是我们想要倾听的旋律。如果您愿意,请讲给我们听。报料热线:18937992539。

副刊

电话:65233686